

書叢本基學國

評詮集曹

編晏丁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評 詮 集 曹

編 晏 丁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再版

(25206.3)

國學基
本叢書
曹集詮評
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丁晏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平

序

詩自漢魏以來卓然大家上追騷雅爲古今詩人之冠陳思王其首出也隋唐志集皆著錄久佚不傳其傳者皆掇拾叢殘廬存其略明張溥集本訛脫頗夥自來未有注家亦無善本山陽丁儉卿先生年逾七旬耄而好學譔銓評十卷於是思王集始可讀矣余初宰清河卽與先生交契迨奉命督漕河駐節淮上延主麗正書院講席先生教士有方士之膺選拔舉優行登賢書捷南宮官薇省館芸閣者若而人余刻望三益齋叢書皆經先生手訂每得古書乞爲序引談藝論文深資就正先生著書等身已刻頤志齋叢書數十種此集特其一櫛之味耳後之讀思王集者得此爲先路之導如出隘巷而適康莊勝于舊刻多矣昔之稱陳思王者大抵目爲才人陳壽稱其文才富豔魚豢稱其華采思若有神惟先生此書發明忠孝大節獨具精鑒度越前賢匪獨曹集之功臣抑亦思王之知己也同治五年仲冬盱眙吳棠序

自序

隋書經籍志。魏陳思王集三十卷。唐志二十卷。原本久佚。今四庫著錄集十卷。據宋嘉定翻刻之本。賦四十四篇。詩七十四篇。雜文九十二篇。余所見者。明萬曆休陽程氏刻本十卷。其賦詩篇數與宋本同。雜文較宋本多三篇。余以魏志傳注文選注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影宋本未經陳禹謨竄改者白帖太平御覽樂府解題馮氏詩紀諸書校之。脫落舛譌。不可枚舉。寶刀賦離繳雁賦各脫數句。孔羨碑僅存頌語。左嬪誄誤入晉辭。皆誤之甚者也。文選以獻賁躬詩表併詩連載。程本分寅前後。冬至獻襪履頌有表。卞太后誄有表。皆當併合爲一。以省兩讀。程本俱分爲二。非也。程本七哀詩。藝文引此爲曹植閨情詩。程本又有怨歌行七解。略與七哀同。詩紀云。晉樂所奏七哀詩。是此篇本辭。宋書樂志。明月一篇。云東阿王詞。卽此七哀詩也。程本善哉行。來日大難。樂府解題以爲古辭。郭氏云。曹植擬善哉行爲日苦短。藝文引陳思王善哉行。君子防未然。文選以爲古辭。藝文四十一引曹植君子行。詩紀云。子建集有。明人所見曹集。載此詩也。程本有箜篌引。野田黃雀行。前後分載二篇。樂府解題稱野田黃雀行。郭云。右一曲。晉樂所奏。一曲本辭。藝文引魏陳思王箜篌引。卽此詩也。又明季張溥百三家集本。據樂府解題。增鞞舞五篇。據玉臺新詠。增棄婦一篇。補缺正誤。視程本爲優。然仍改沿訛。亦復不少。如程本自試末一表。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

末非皆愚云云。與張本陳審舉疏文同。表末有云。昔段干木修德於閭閻。秦師爲之輟攻。而文侯以安。穰苴授節於邦境。燕魯爲之退師。而景公無患。皆簡德尊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垂高宗傳岩之明。以顯中興之功。此六十三字。張本別爲請用賢表。藝文類聚薦舉引曹植自試表。與程本同。張本非也。程本相論後云。荀子曰。以爲天不知人事邪。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舍之福。以爲知人事邪。楚昭有弗禱之應。魏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知。而疑不可得而無也。此六十七字。張本無。而藝文相術引曹植論有之。與程本悉同。張本脫也。余編校曹集。依程氏十卷之本。張本亦掇拾類書。非其原本。茲乃兩本讎校。擇善而從。曹集向無注本。其已見文選。李善注。家有其書。不復殫述。義或隱滯。略加表明。取劉彥和銓評昭整之言。撰次十卷。併以余舊所撰詩序年譜附載於後。庶後之讀陳王集者。有所資而考焉。同治四年九月朔旦。山陽丁晏鉞。

舊序

李夢陽曰。予讀植詩。至瑟調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暨觀求試審舉等表。未嘗不泫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以制外。敦睦以敘理。然後疎戚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魏操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丕席父業。逼禪據尊。乃不趁時改行。効重本敦族之計。而顧凋剪枝幹。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賭事扼腕。至於長嘆流涕。轉徙悲歌。不能自己。嗟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飭。奪儲特反掌耳。而乃縱酒劇晦。以明己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衷曲莫白。窘迫歿身。至今其豆之吟。吁嗟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丕之於兄弟。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爲魏也矣。按植審舉表云。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嘆息。以爲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馬氏者。叡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發疾以死。悲夫。而或以爲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藏而吳亂。天之意非爲扶蘇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則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予又獨怪操之能生植焉。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北郡李夢陽譔。

空言明人之有學識者。極有關係之文。北地第一篇文字。其理勝也。

案此序不爲

四庫全書提要

曹子建集十卷

魏曹植撰。案魏志植本傳景初中撰錄植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隋書經籍志載陳思王集三十卷。唐書藝文志作二十卷。然復曰又三十卷。蓋三十卷者隋時舊本。二十卷者爲後來合併重編。實無兩集。鄭樵作通志略亦併載二本。焦竑作國史經籍志遂合二本卷數爲一。稱植集爲五十卷。謬之甚矣。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二十卷。然振孫謂其閒頗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中所有者。則據摭而成。已非唐時二十卷之舊。文獻通考作十卷。又併非陳氏著錄之舊。此本目錄後有嘉定六年癸酉字。猶從宋寧宗時本翻雕。蓋卽通考所載也。凡賦四十四篇。詩七十四篇。雜文九十二篇。合計之得二百十篇。較魏志所稱百餘篇者其數轉溢。然殘篇斷句錯出其間。如鷦鷯蝙蝠二賦均採自藝文類聚。藝文類聚之例皆標某人某文曰云云。編是集者遂以曰字爲正文。連於賦之首句。殊爲失考。又七哀詩。晉人采以入樂。增減其詞。以就音律。見宋書樂志中。此不載其本詞。而載其入樂之本。亦爲舛錯。棄婦篇見玉臺新詠。亦見太平御覽。鏡銘八字。反覆顛倒。皆叶韻成文。實爲回文之祖。見藝文類聚。皆棄不載。謹案今本藝文類聚七十三有殷仲堪酒盤銘八字。顛倒成文。並無鏡銘未知所據何本。而善哉行一篇。諸本皆作古辭。乃誤爲植作。不知其下所載當來日大難。卽

當此篇也。使此爲植作。將自作之而自擬之乎。至於王宋妻詩。藝文類聚作魏文帝。邢凱坦齋通編。據舊本玉臺新詠。稱爲植作。今本玉臺新詠。又作王宋自賦之詩。則衆說異同。亦宜附載以備參考。謹案。今本玉臺新詠。稱爲植作。今本玉臺新詠。又作王宋自賦之詩。則衆說異同。亦宜附載以備參考。二十九有魏文帝代劉勳出妻王氏詩。別無王宋妻詩。未知所據何本。演繁乃竟遺漏。亦爲疏略不得謂之善本。然唐以前舊本既佚。後來刻植集者。率以是編爲祖。別無更古於斯者。錄而存之。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

陳思王集二十卷

魏陳王曹植子建撰。卷數與前通考引作唐是也志合。其間亦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諸書中所有者。意皆後人附益。然則亦非當時全書矣。其間或引摯虞流別集。此書國初已亡。猶是唐人舊傳也。

題辭

余讀陳思王責躬應詔詩。泫然悲之。以爲伯奇履霜。崔子渡河之屬。旣讀升天遠遊仙人飛龍諸篇。又何翩然遐征。覽思方外也。王初蒙寵愛。幾爲太子。任性章疊。中受拘繫。名爲懿親。其朝夕縱適。反不若一匹夫徒步。慷慨請試。求通親戚。賈誼奮節於匈奴。劉勝低首於聞樂。斯人感慨。豈空云爾哉。司馬氏睥睨神器。魏忽不祀。彼所綢繆者。藩防而取代者。他族思王之言。不再世而驗。然則審舉諸文。固魏宗之磐石也。集備羣體。世稱繡虎。其名不虛。卽自然深致。少遜其父。而才大思麗。兄似不如人。但見文帝居高。陳王伏地。遂謂帝王人臣。文體有分。恐淮南中壘。不爲武成受屈也。黃初二令。省愆悔過。詩文怫鬱。音成於心。當時而猶泣金枕。賦感甄。必非人情。論者又云。禪代事起。子建發服悲泣。使其嗣爵。必終身臣漢。若然。則王之心。其周文王乎。余將登箕山而問許由焉。婁東張薄題。

郡齋讀書志卷四

曹植集一卷。以通考所引校之。一卷當作十卷。後同。

右魏曹植子建也。太祖子文帝封植爲陳王。卒年三十一。陳王卒年四十一。此誤。諡曰思。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辭

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援筆立成。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景初中。撰錄植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

今集僅二百篇。通爲一卷。通考引作隋志植集三十卷。唐志植集二十卷。今集十卷。比隋唐本有亡逸者。而詩文近二百篇。近溢於本傳所載。不曉其故。

魏志陳思王植傳

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情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情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尙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旣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常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裴注。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太祖旣虛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恆使吾以誰爲心腹也。適。太祖旣虛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典略曰。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爲坐曹植也。修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世謂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爲太祖所器。與植兄弟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簾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簾受絹車內。以惑之。修必復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修與賈逵。王凌並爲主。衛而爲。

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闕付度太祖意豫作答數十餘條敕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敕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偁而醉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廙並其男口魏略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太祖聞儀爲令士雖未見悅也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子子綱太祖從之尋辟儀爲掾到典論議嘉其才則曰丁掾好士也卽使其兩目盲尙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尙公主而與臨當侯親善數稱其奇才也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儀罪轉儀爲右刺姦掾欲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廣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能救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廣少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廣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遊而爲之死實天下所以種福於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晉欲立之爲嗣何如廣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廣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之以明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廣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太祖深納之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誅其改封鄴侯三年立爲鄴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云云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魏略曰初植未到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銖鉞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爲不樂詔乃聽復王服

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云云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云云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云云帝輒優文答報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邑二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旣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

一孫盛曰異哉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遠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倖一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旣微六合未一而彫剪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痼木危若巢幕不嗣忽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叡論之詳矣

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旣克己愼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尙書祕書中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

魏志崔琰傳。魏國初建。拜尙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公貴其公亮。喟然歎息。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

魏志蘇則傳。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招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魏略曰。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爲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遊。追恨臨菑。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爲而發也。而則以爲爲已。欲下馬謝。侍中傅巽目之。乃悟。

世說新語。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爲繡虎。

宋書。謝靈運傳論。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飄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說。又云。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

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案函京之作。子建贈丁儀王粲云。從車度函谷。驅馬過西京。

文心雕龍。明詩云。暨建安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

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又云。若夫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

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公幹。樂府云。秦燔樂經。漢初紹復。至於魏

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惓惓。辭

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鄕曲也。又云。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

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

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雜文云。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疏。案客問今不傳。又云。陳思七

啓。取美於弘壯。諧譚云。魏文陳思。約而密之。章表云。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

志顯。應物掣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神思云。子建援牘如口誦。聲律云。若夫宮商大